

核子時代的 國家安全

鈕 先 鍾 譯

軍事譯粹出版社

核子時代
的
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Nuclear Age

Edited by
G. B. Turner and R. D. Challenger

鍾先鈕 譯

核子時代的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Nuclear Age

版權

所有

禁止

翻印

每冊定價：新臺幣貳拾元正

編者：G. B. Turner and R. D. Challenger

譯者：鈕先鍾

發行者：軍事譯料社

臺北市中正路一七四六號

印刷者：軍事譯料印刷廠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初版

導言

對於當代軍事情勢的評論家，常常會獲得一種結論，認為歷史對於西方世界所面臨的複雜問題，是殊少關係的。有一位研究美國軍事政策的著名學者，在論及美國的軍事史時，曾經公開的宣稱着說，他所必須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單獨問題，即為「不連續」(Discontinuity)的問題。他認為在一九五〇年以前所發生的事情，大部份都是與氫彈飛彈時代毫無關係的。最近，有一位法國的社會學家，也認為世界是已經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時代，所以對於當前世局的了解是要比前代一切有關戰爭的著作都更有價值。

今天多數有關國家安全問題的著作，都是具有高度理論性和猜度性的氣味。一般外行人，缺乏「專家」的專門知識，常常發現他自己是不僅遭遇着不熟習的技術名詞，而且也還有高度理論性的假想——例如，一個國家有 x 顆飛彈，企圖毀滅 y 個目標，但却要損失 z 顆火箭。

這本書中的各個作者並不否認理論和推想的研究核子時代國家安全問題時的重要性。在軍事技術中的革命使我們必須要避開某些問題的答案，例如，是否 ICBM 的潛力要求美國對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應採取與過去不同的政策呢？或者應該採取「擺脫」觀念呢？這些作者們也已相信多數歷史性的軍事經驗，事實上，都只具有可疑的價值，因為第三次大戰決不是第二次大戰再加上核子彈而已。一個民族若是太具有歷史性的心靈，或是過份的想把這一次戰爭的教訓應用到另一次戰爭中，則結果也就很可能會重蹈法國人在一九四〇年的覆轍。的確的，從某種意識上來說，歷史的教訓就是告訴我們不要拘守成規。我們必須捨棄第二次大戰時方始成熟的一切理論與實踐，然後才能研究現有的經濟動員問題。

但是一個人却不能够——也不應該——嘗試完全逃避歷史。誠如布羅赫(Marc Bloch)所云，就其本質而言，歷史是一種「改變的科學」，其內容就是要研究昨天與前天究竟是如何和為何不同，並且也可以獲得

一些結論，使我們能够預知明天與昨天又有什麼不同。韓戰對於未來的有限戰爭，即可以供給某些顯著的例證。同樣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簡短歷史，也就以證明出來現代的同盟組織是與過去的一樣，在政治環境中是可以有變化的。總之，歷史還是可以供給很多的教訓。

我們現有軍事思想中的大部份，都還是以對於某些戰略家，例如馬漢、杜黑及克勞塞維茲，的理論之解釋為基礎的——事實上，有時也是誤解。我們有良好的理由，應對於這些人的思想加以再檢討，不僅是爲了尋求可用的例證，而更是爲了刺激思想。

本書中的各章都是假定兩種路線——理論與歷史——對於國家安全問題的研究，都是向的樣必要。這本書中的五篇有四篇都是採取下述的典型：第一章是理論性的，而後一章則是歷史性的。第一篇首先討論經典化和近代化的戰略理論，接着就是對於韓戰的「個案研究」(Case study)。第三篇首先討論不平衡軍事力量的外交含意，然後再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爲其例證。其他第二及第五兩篇也是採取類似的形式，不過對比却不那樣尖銳化而已。

不過在第四篇研究資源與組織問題時，那兩章却不能適用這同一典型——第一章研究經濟動員問題，第二章研究國防部的統一問題。這兩章只不過是指明出來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對於現代國家安全問題的研究，所參加的程度而已。這兩章也可以當作例證，以來說明安全問題的領域是已經如何的放寬了，爲什麼軍事組織的問題還是那樣嚴重，以及原子兵器的發展，已經如何使國家資源的利用問題發生了革命化的改變。

至於作者們的本身，却也願意自認他們是僅有一個主要的偏見。他們認爲今日國家安全的基本問題，是可以以「有限戰爭」這一個名詞來一言以蔽之。專談「互型報復」是不夠的，美國必須要有平衡的兵力，足以應付小於全面核子戰爭的情況。有許多人認爲有限戰爭是一個矛盾的名詞，另外又有人認爲任何國家都缺乏那樣的自制，決不可能使未來的戰爭接受可以認受的限制。這些事實我們當然完全知道。不過我們仍然希望下述的各章，至少對於有爭論的問題是可以投射一些光明，而且對於核子時代的國家安全問題，也多少可以供給一些參考。(下略)

目 錄

導 言

第一篇 有限戰爭的歷史基礎

第一章 經典化與近代化的戰略觀念……………一

第二章 韓戰：在有限戰爭中的問題……………二三

第二篇 兵器與戰略

第三章 近代兵器對戰略的影響……………四三

第四章 飛彈的戰略性及政治性含意……………六一

第三篇 軍事權力的國際性方面

第五章 不平衡軍事力量的外交性方面……………八五

第六章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原始，進步，問題……………一〇九

第四篇 資源與組織

第七章

國家安全的經濟基礎

..... 一三五

第八章

統一問題：不斷的爭論

..... 一五三

第五篇

安全的軍事工具

第九章

海空權與國家權力的關係

..... 一七一

第十章

作為國家政策一種彈性工具的陸軍

..... 一九一

第一篇 有限鬭爭的歷史基礎

第一章 經典化與近代化的戰略觀念

核子時代已經使美國戰略家面臨着一種空前艱巨的任務。他們不僅要使他們的觀念與核熱權力的現實看齊——就其本身而言已經是一個極端複雜的難題——而且同時又要抵抗美國有關戰爭及和平的傳統觀念所發生的強大壓力，它又很可能會把我們推下了世界毀滅的深岩。過去十年間戰略觀念的演變已經產生了許多的混亂和不安。誠如米里斯（Walter Millis）所云，在一方面的最優秀學者，不是處於完全矛盾之中，就是大有茫然之感。只要把最近的許多新名詞列舉出來，即足以顯示出來這種混亂的程度。

因為戰略所研究的即為戰爭的準備與進行，所以首先必須對於今天我們所關心的戰爭型式以適當的分類。從範圍的大小上來說，戰爭是有局部性與全球性之分。從熱度上來分類，則以冷戰為起點，經過近似性戰爭（Quasi-war）和有限戰爭，以達到總體戰爭。因為相信無限核戰爭事實上可能以僵局為其結束，跟着來的可能又是某種形式的遊擊戰，於是遂又創出了一個「折背戰爭」（“Broken-back” war）的新名詞。此外，又有心理、經濟和準軍事（Paramilitary）戰爭等項分類的存在。

對於共產黨所進行的有限性鬭爭，又同時有了下述許多不同的名稱：地下戰，民兵及遊擊戰、秘密戰、小戰，「人民」（Brigadier C. N. Barclay）的戰爭，和長期戰爭等。幾年以前，英國的巴克雷准將，企圖用「新型戰爭」（The new warfare）這個名詞來總括共產黨所使用的一切鬭爭手段，其定義就是說除了總體戰以外，所有其他一切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同時也使作戰國家的經濟不至於受到一種不可以忍受的損失。在「新型戰爭」中所包括着的方法有宣傳、地下戰、破壞、恐嚇、賄賂、代理戰爭等。

這些戰爭中的每一種，不管是用什麼名稱，都要求其自己的戰略，而其中有某些更需要使用好幾種戰略。自從原子能出現之後，就又有人高談一種「兵器」戰略（“Weapon” strategy），關於核子兵器對傳統性兵器的利害優劣，是早成為熱烈辯論的對象，現在飛彈戰略又已經開始為人所注意了。因為西方人今天是保持着守勢態度，所以遏制和嚇阻戰略也就特別重要，其程度又是從巨型報復以至於分度嚇阻。那些想發展戰略以來適應有限戰爭的人，也陷入了下述各項複雜問題之中，例如海岸防線，默認的轟炸線，和在西歐打有限戰爭的可能性等。他們的觀念都很微妙，但是却有些也許是可行的。在另一方面，比較具有攻勢心靈的人則高談擴張戰略，解放戰略，爬行侵略的戰略，或決定性突擊的戰略，同時對直接戰略與間接戰略也有所分別。以地理為基礎，我們又有大陸戰略，周邊戰略，或島嶼戰略之分。若以戰爭的場所來說，則又有空中，海上，和陸上的戰略。與此具有密切關係，但也以軍種為基礎，我們又可以談到海軍、陸軍及空軍的戰略。而每一種分類又可以進一步作更細密的小分類。舉例言之，今天又常有人討論空軍應注重對抗經濟（count-ereconomy）還是對抗軍事（countermilitary）思想的問題。這也就是說空軍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分戰路：（一）是以毀滅敵方城市和工業為目的，（二）是僅限於攻擊軍事目標，例如飛機場，交通線，部隊的集中等。前者通常又稱為巨型報復，後者則被假定是執行一種分度嚇阻或有限戰爭的政策。

當然的，若再加上各種不同的組合，則這種分類表就還可以延長，例如有有限傳統性戰爭的戰略和有限核子性戰爭的戰略。因為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所將要打的是那一種戰爭，所以也就不知所將要使用的是那一種戰略。在上文中，我們已經列舉了十幾種不同的戰略，都是在將來具有可能性的，而假想戰略的種類，則更是名目繁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好現象，因為在我們國家中，不分朝野文武，已經有了許多人都在用心搜尋未來所可能需要的戰略。但是名詞的日益繁雜，和用新名詞以來稱述本來舊有的戰略，却多少已使這種工作貶值。更嚴重的趨勢却是使我們的思想在未來的海洋中飄浮着，而忘記了過去對我們也可以有很大的價值。這種態度，正像核子權力的未知影響是一樣的，足以使我們感到混亂。

假使戰略家要想在這種似乎是一團亂絲之中理出一個頭緒來，則其第一步就是要回到基本因素上，以來澄清他的思想。只有這樣，他才能夠繼續作某種有秩序的進展。這也不過只是承認下述的事實而已，假使我們的思想是以核子能的出現為起點，假使我們的戰略觀念是僅以核子權力為基礎，並只發展一種核子兵器的戰略，則我們也許連核子時代都無法安全渡過。我們不要以為技術改變的快步足以完全推翻過去，並在戰略藝術與戰爭原理的領域中產生無可挽回的革命；反之我們却應回顧經典性的戰略著作，看看他們的觀念中是否有些仍能有效，是否仍能與近代問題有關而足以對我們的思想供給指導。很不幸的，我們的敵人，共產黨，却早已採取此種辦法。他們對於經典名著已經獲得了一種基本的了解，所以他們也就能够把現在與過去合為一體，以來作成一種最能適應核子時代要求的戰略。反之，美國人却認為不是全面和平，即為全面戰爭，他們的戰略思想在今天是可以說完全不合時宜。美國人雖然酷愛和平，但因為不了解傳統的戰略觀念，以及這些觀念對今天世局的應用，所以結果也許會變成了核戰戰爭的觸發工具，這才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美國人常常是以「向前看」為榮，認為他們自己是不受所謂落伍思想的束縛。他們說自從第一顆原子彈落下了之後，我們就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革命時代，所有一切的舊觀念都已經一掃而空了。他們認為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五〇年以前的東西都已經完全沒有用。假使真是如此，那才糟透了。假使在我們的心靈中若把過去的一切痕蹟都完全剷除掉，則我們也就沒有任何的目標，原則，或經濟以來當作指導了。裝備着核子兵器，我們除了彼此毀滅以外，也就更不知道任何其他的事情。

不過很僥倖的，前途却還不至於如此的惡劣。儘管兩大巨頭遙遙相對，並且也都具有互相毀滅的能力。可是過去的教訓却真正足以保證我們前途是有出路的。這又並非說我們可以完全依賴經典戰略家的教訓——他們本身也就是否認戰略不變的人。當然的，有某些舊觀念是從來就不會完全有效的，此外又有一部份是隨着時代的演變而逐漸喪失了其效力。但是却又有些少數基本觀念，是在今天仍然完全有效的，此外更有一些已經為人所忘記了的觀念，在今天又值得再提倡和再強調。因這種想法為起點，則我們對於最近十年來的混亂

思潮，即可以很易於加以廓清了。

對於經典著作加以精密研究之後，即可以顯示出來，儘管近代技術的進步驚人，但是在今天美國人所需要關心的戰爭，也一共還只有三種基本類型：有限戰爭，無限戰爭與冷戰。同時假使把冷戰的問題除外，則近代軍事戰略家通常也就可以大概的分爲兩個學派。一派的思想是以總體戰爭爲主，另一派則以有限戰爭爲主。第一派堅持着認爲，假使戰爭來臨了，由於受到技術進步和世界緊張局勢的影響，則一定會是總體化的。第二派則也同樣的堅持着說，假使我們還想生存，則未來的戰爭也就勢必是有限的。從戰略上來說，總體戰爭學派所思考，計劃，和談論的就是巨型報復，嚇阻，決定性打擊，大陸戰略等項問題。就其本質而言，這些名詞又都是可以互換的。因爲其基礎都是一樣的，即使用核子空中兵器的迅速強大打擊權力，以使阻止戰爭，或是速戰速決。反而言之，有限戰爭學派所思考的却是分度嚇阻，島嶼戰略，周邊戰略等項問題。那是毫無疑問的，在美國，總體戰爭學派是一直受到官方的寵愛。有限戰爭學派在過去幾年當中，雖然已經比較受到重視，其影響勢力也較爲強烈，但是當局對於它的注意程度却還是不够，所以這一派也就還是不能夠發展其思想與工具，以來適應國家安全的需要。

至於說到冷戰，誠然的，也需要發展一個單一完整的國家戰略去應付它。但是很不幸的，這種努力却並不會獲得完全的成功的。美國人是既不了解冷戰的性質，復不知道事實上共產黨在這個領域中是正在用盡他們的巧計，和作了最大的努力。爲了準備有限戰爭，和了解共產黨的冷戰大戰略，我們對於過去的教訓也就更有研究之必要。說也够奇怪，核子火力使這些教訓在今天顯得比過去更有價值。爲了對於這三種不同的戰爭獲得適當的了解起見，又有四種經典性的戰略思想是可以供我們以指導。

在四個中間有三個是當然的選擇，因爲它們代表今天的陸海空三種不同觀念的起源，那就是克勞塞維茲 (Karl von Clausewitz) - 馬漢 (Alfred Mahan) 和杜黑 (Giulio Douhet)，第四個的選擇也是合於邏輯的，那就是馬克思 (Karl Marx)，他是共產黨思想的象徵，而且也與我們所謂國家戰略的觀念關係最爲密切。

。（提到馬克思則也必須連想到恩格爾斯（Friedrich Engels），因為他們二人是密切合作的。但是恩格爾斯是一個實行者，而馬克思却是理論家。所以在這裡馬克思可以當作一個代表。）

這四個人中間有三個——克勞塞維茲，馬漢與馬克思——都認清了戰爭不僅只有一種形式，換言之，性質而言，戰爭至少是可以有限也可以無限。只有杜黑是反對有限戰爭的，其態度已經達到了近似瘋狂的程度。這些人都都考慮到經濟戰，心理戰和遊擊戰的問題，不過卻沒有使用那些名詞，他們也都談到直接和間接的戰略，擴張和防禦的戰略。克勞塞維茲與杜黑是以研究大陸戰略為主，馬漢是海權論者，所注意的為海洋，海軍，或周邊性的戰略。馬克思雖然也從來不曾夢想到今天這樣的世界局勢，但是對於核子時代中共產黨冷戰的發展，却又能够供給哲學性的思想基礎。當前共產黨的戰略思想，又多少都是以他為始祖的。很顯然的，今天我們所感到煩惱的許多問題，其根源都是藏在過去的時代中。我們所謂近代化的觀念，有許多都是原子時代尚未開始以前就早已有人澈底研究過的。

以時代而論，克勞塞維茲是最早的一個人，他對於有限及無限兩種戰爭都有一套理論。其中的第一套也是最著名的，即主張迅速的攻勢和對敵軍的完全殲滅。普魯士的軍事領袖們很快的就接受了克勞塞維茲這一部分思想的精華，並熱烈的予以實施，以來建立一個新的日爾曼帝國。因為這一部份的理論是如此的成功，所以克勞塞維茲分析中的較微妙部份——即探討政策與戰略的關係，和討論有限戰爭與有限目標者——在以後的時代中却反而被忽視或被歪曲。杜黑是完全不注意它們，在上兩次世界大戰中雙方也都忘記了它們，在韓戰中它們才再度為人所注意，但是美國人對於有限戰爭却還是一肚子的不痛快。

有許多因素聯合起來，以使克勞塞維茲的絕對戰爭理論支配了後世的思想。自從普魯士在十九世紀中三戰三勝之後，這種理論也就到處流行並獲得了壓倒性的擁護。固然普魯士陸軍的每戰必勝，好像是把克勞塞維茲的暴力至上主義發揮盡致了，但是大家却都似乎忘記了普魯士的政治領袖，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同時也是遵守着克勞塞維茲的教條，儘量嚴格的控制戰爭使其不超出國家政策的範圍之外。將軍們

雖然指揮着會戰，但是俾斯麥却指導戰爭，他限制戰爭並用它們來當作工具，以來建立一個德意志帝國。他和普魯士將軍們同樣的是克勞塞維茲的信徒。因為在經典性的戰略家中，只有克勞塞維茲最重視國家政策與軍事戰略之間的關係。克勞塞維茲的一個重要思想，即認為戰略是政策的工具，則使其具有具體意義者，俾斯麥却是其弟子中的第一人。

一八九〇年，俾斯麥退出了國際政治舞臺，從此戰爭也就日趨於無限化，克勞塞維茲的理論也只有方面爲人所重視了。當然的，除了俾斯麥個人以外，也還有其他的原因。西方世界的迅速工業化，使進行總體戰爭的能力也隨之而大增，同時進行此種戰爭的意志也隨之而加強。此外，民主與極權的平行發展，和空權與大力的長成，也都是以使第二次大戰終於變成一個真正的總體戰爭。打絕對戰爭的意志和能力都已經變成了事實。

不過現在由於核熱權力的出現，於是所有一切又都顯然的發生了改變。由於危險的增大，所以打這種戰爭的意志也就毫無疑問的相對的減低。而在世界政治家和軍人的明智指導之下，我們還是能够使兵器的使用不超出合理的限度之外。這種情況當然是克勞塞維茲所不能預料者。但是他在今天的環境中，也決不會提倡無限戰爭，因為對於任何合適的國家政策，那都不可能是一種工具。而且事實上，克勞塞維茲根本上也不會提倡過無限戰爭，他的絕對戰爭觀念只是一種理論性的。照他看來這只是一種模型，以便使真實戰爭可以有一個試驗和測量的標準。他雖然不能預知無限毀滅性的工具是可以真正存在，更不會想像到國家居然會以互相自殺來當作一種有意的政策行動，但是他却諄諄教誨後世的軍人，使其知道戰爭只是爲了達到國家目標而打的。

克勞塞維茲固然認為政治情況愈緊張，物質工具愈強大，則真實戰爭也就愈接近他理想中的絕對性或抽象性戰爭。但是他却並不能預知這種情況居然會差不多實際存在着，同時他也不希望如此。他曾經明白的說過：「在戰爭中要想達到我們的目标是有許多的途徑……並不一定就要擊敗敵人。」但理論中的戰爭却又是另

外一事。把戰爭當作是一種純軍事現象來研究，於是一切社會及政治因素就都可以不必去加以理會，這樣自然也就發展成爲暴力至上主義了。所不幸的，後世的人們却只注意到這一方面。

也許軍人是應該如此的，因爲在戰鬥中和指揮會戰的人，當然一定是只專心想要爭取勝利和避免失敗的，所以控制他們的責任是應由政治家來負起。要希望軍人在打仗時不用全力，這才是一種荒謬不經想法。可是很矛盾的，克勞塞維茲却在這裡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爲他對無限戰爭建立了一套理論基礎，於是便讀他的著作的軍人們也就忽視了戰爭實際上是應有限制的。因爲他說戰爭（不是會戰或戰鬥）是一個超級暴力的行動，於是他的全部理論也就很易於受到歪曲了。因爲沒有把戰爭與會戰的觀念分別清楚，又沒有把指導戰爭的政治家和指揮會戰的軍人所應擔負的任務辨別清楚，所以他的思想是從一開始就發生了混亂。

可是克勞塞維茲本人却並非不了解戰爭與會戰之間的巨大差異，從他對戰略與戰術的討論中即可以明瞭。戰爭是與戰略有關的，而會戰則僅與戰術有關。他對於這兩個名詞曾擬定定義如下：「戰術是在戰鬥中使用軍事力量的理論；戰略則是使用戰術以來達到戰爭目標的理論。」換言之，前者是研究戰爭的手段，後者是研究戰爭的目的。再換一句話說，會戰只是一種贏得戰爭的手段而戰爭却是國家政策的工具。當職業軍人從野戰指揮官升格爲戰略家時，又或者是離開了艦隊而前往五角大廈中服務時，所應注意到的即應爲這種區別。當然的這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一個人做了二十年戰術家之後，現在突然要他改行做戰略家，他必須要了解他現在所應注意的已經不再僅是戰爭的手段，而更進一步應注意到戰爭的目的。從此以後，他必須依照政策與國家目標以來擬定他的戰略，否則戰爭本身就會變成一種目標，而國家自殺也許即爲其後果。

由於有互相毀滅的能力，所以克勞塞維茲的有限戰爭理論才又開始恢復了其適當的地位。因爲假使絕對戰爭的意義即爲絕對的毀滅，則它也就不可能當作一種政策工具來使用——今天有些美國人也開始承認了這個事實。誠然的，我們還在繼續生產巨型毀滅性的兵器，並希望僅僅由於它們的存在，即可能阻止對它們

的使用。這也就是巨型報復威脅的基礎。但是假使嚇阻失敗了，這些兵器在我們的手中，却又還是不能保障生存，而只能保證敵我双方同歸於盡而已。這種戰略自然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觀念。所以大家現在都認為有發展較小型兵器以來打較小型戰爭之必要，正因為如此，所以有限戰爭學派也就敢於要求改變軍事政策。

在克勞塞維茲的理論中，對於這種觀念也可以找到許多的支持意見。克勞塞維茲對於有限戰爭的分析，其核心思想就是說戰爭本身並非一個目標，而只是達到某種政治目標的手段。戰爭經常是由於某種政治條件或政治動機所引起的，所以它也是一種政治行動，而且手段與目標也永遠不應分開。因為這種原因，只有當兩個因素存在時，才可能發生總體戰爭：無限的政治目標，和巨大的物質或精神優勢。「假使政策是巨大而強力的，則戰爭同時也會如此，這樣若發揮到極點時，則戰爭也就可以達到其絕對形式。」因為「假使戰爭是屬於政策的，所以它自然也是有一種政治性格」。但是另一方面，「若是政治目標是不重要的，動機是輕微的，力量的緊張程度是很小的，則一個謹慎的指揮官也許就會巧妙的嘗試使用一切的手段，不需要巨大的危機和流血情況，即足以使他自己曲折的進入了一種和平的境界……」這裡克勞塞維茲却提出警告說，「這是一條溜滑的路線……在這條道路上戰神又可能使他受到奇襲……」但是「戰爭却又又不是一種盲目衝動的行動」，而政治目標的價值也就足以決定犧牲的程度。

對於目標已經說得够多了。現在就再轉而論及戰爭的工具。克勞塞維茲在這一方面意見是比較不那樣清楚，但他却至少說明了兩點。第一點假使一個國家缺乏打倒敵人的工具，則它勢必要限制其目標，並企圖談判一個解決。很明顯的，假使今天這樣的情況，双方都具有互相毀滅的能力時，這一點是直接不上的。不過又可以這樣的辯論着說，既然双方的權力中心在核子戰爭中都不能逃避毀滅，那麼双方也就都沒有所謂「物質的優勢」，而那却又又是克勞塞維茲所認為的無限戰爭的先決條件之一。不過更重要的却還是第二點，尤其是當我們正在犧牲對有限戰爭的撥款，以來建立超級兵器時，則更是如此。克勞塞維茲說，不管政治目標是如何重要，但它却並非一個暴君，而必須適應其所能運用的手段性質。換言之，若是缺乏打有限戰爭的

工具，則我們的政治目標就只能是無限戰爭或無限退却。根據我們的軍事政策，我們也就決定我們所應採取的行動。

假使僅只注意到克勞塞維茲的絕對戰爭理論，政治家和戰略家就會以總體戰爭的手段支配了政策的目標，於是其結果也就只會引起核子浩劫。所以總體戰爭學派認為只要巨型兵器存在着，則終於必須使用的結論，也許就會被證明出來是正確的，因為我們根本上未能供給打較小型戰爭的工具。一種兵器的戰略，其基礎即為巨型毀滅的觀念，則結果也就必然的會使世界同歸於盡，因為手段已經顛覆了目標。假使真是如此——而且也的確有良好的理由足以相信是如此的——則目前對於兵器戰略的重視程度也就勢必加以限制，而且我們必須集中注意力以來擬定一種可以不必用國家存亡來作孤注而也能達到的目標。

依照克勞塞維茲的有限戰爭理論，我們應限制我們的目標，並擬定一種軍事政策與國家戰略以來適應此種目標。當然的，克勞塞維茲主要的是一個理論家，在擬定近代化的戰略，以來應付當前的實際戰爭時，若專以理論為依據，那似乎也是不智的。事實上，比較合理的是應該反問，我們敵人的目標可以限制的機會有多大，以及他們是否能夠不使用其手中所控制着的一切兵器。這的確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不管美國對於其自己的目標是如何的決定，但我們對於敵人是否也限制其目標，卻還是不能確定的。而且即令如此，我們也必須有物質性的工具，足以迫使他們把目標定得比用總體戰爭以來獲得總體勝利的水準要較低一點。無限戰爭並非達到目標的唯一途徑，共產黨尤其有這樣的認識，只要把馬克思的著作略為翻閱一下，即可以明瞭。與克勞塞維茲不同，馬克思並不會為人承認是一個著名的軍事思想家。他的政治邪說固然已經毒害世界，但是其對軍事理論的貢獻却很少為人所注意。克勞塞維茲所注意的是以軍事行動為主，而馬克思最感興趣的却是社會變化——軍事行動不過是許多手段之一種而已。但是二人却又獲得了一個同樣的結論：即認為軍事手段與政治目標必須配合，始能獲得有意義的勝利。

當然的，馬克思的最後目標即為「世界革命」，他也認清了為了達到那個目標，則軍事行動也可能仍是

一個重要工具。不過他却又認為在軍事努力之前或同時，又必須配合以外交，經濟，和心理的行動。換言之，馬克思也像克勞塞維茲一樣，知道有許多方法都足以達到目標，而軍事行動更應當作最後的手段。

馬克思主張把政治、經濟、心理，和軍事的措施交織在一起，以來作成一個征服世界的完整計劃。也正是共產黨戰略的起源，冷戰即為其現有的表現。不過，美國的國家戰略也由同樣的基本因素所構成的，雖然比起蘇俄來，美國的目標却是比較消極而不確定。為了進行冷戰，我們的戰略也同樣的要求作外交，經濟，和心理等方面的活動，同時也還包括着武力的威脅和實際使用都在內。

作為是對蘇俄行動的一種直接反應，美國也已經一路摸索前進，進入了這種多方面戰略的園地中。但是它却缺乏一種思想基礎，也還不會了解權力在國際事務中的意義。反之，共產黨却有一套完整的戰略思想，他們的擴張戰略包括着直接和間接的手段都在內。他們決不會放棄征服世界的最後目標，但是暫時的却又可能以較小的和短程的目標為滿足，以來適應其手中所有的工具。

假使他們是真正的馬克思信徒，則他們決不會冒險過度，想要用全面戰爭的手段以來達到其最後的目標。因為馬克思在許多年以前就早已認清了時機與忍耐的需要。他在研究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運動慘敗的原因之後，他就獲得了一個結論，認為手段與目標的配合，實為合理戰略的第一要求。假使因為缺乏工具，而不能立即達到最終的目標時，則也就暫時應以較小的目標為滿足。假使前進不可能，或是退却却為有利，則常識也就要求應有耐性以來使用有限性的手段。由於今天，我們還有毀滅蘇俄的能力，同時赫魯雪夫也認為用大戰的手段以來達到其最後目標的時機是尚未成熟，所以他才高談用經濟手段以來完成世界革命的理論。

馬克思的著作中對於這個時機的問題是曾經有過許多煩冗的分析，這都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但值得重視的却是「時機」(Timing)這個名詞所含有的「彈性」觀念。馬克思又認為可以不必使用任何的武力，也一樣有達到目標的可能性。而且即令要使用武力，也應先以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行動來當作基礎。

所有這些觀念對於今天的美國戰略家而言，其意義也應該是像晶體一樣的透澈。要想阻止共產黨支配這